琴台客聚 彥火

金庸辦報秘訣

金庸辦報有獨特心得，早年寫給《明報》副刊主任丘鴻安，有「五字真言」和「二十四字訣」。

我曾向盧館長表示，這是金庸成功辦報的秘訣，無論如何要找到這兩份手稿。

當初，我還以為這兩份手稿落在丘鴻安手上。這次在金庸館展出的，竟是金庸親自提供的，令人喜出望外。

「五字真言」，即「短趣近快圖」，其中「快」字後改為「物」，內容如下：

短：文字應短，簡潔，不宜引經據典，不尚咬文嚼字。

趣：新奇有趣，輕鬆活潑。

近：時間之近，接近新聞，三十年前亦可用，三十年後亦可用者不歡迎。空間之近，地域上接近香港，文化上接近中國讀者。

物：即言之有物，講述一段故事，一件事務，令人讀之有所得。大得小得，均無不可；一無所得，未免差勁。

圖：圖片、照片、漫畫，均圖片也；文字生動，有戲劇舞台感，亦廣義之圖。

至於「二十四字訣」如下：

新奇有趣首選
事實勝於雄辯
不喜長吁短嘆
自吹吹人投籃

以上「五字真言」和「二十四字訣」，後來已不光指《明報》副刊，而是視為《明報》編輯人員的守則了。多年來，我一直呼籲建立金庸館，並為此而奔走。

「金庸」是香港一座耀目的文化地標，不光是他的讀者滿天下，金庸已蔚然成為學術殿堂一門炙手可熱的課題，不少碩士、博士論文，都是以他的作品為研究題目。

此外，金庸作品版本、手迹也成為海內外收藏愛好者趨之若鶩的對象。金庸外文版是其展品一大來源。以近年最為人樂道的是十三部全譯的日文版，那是一九九五年金庸赴東京與日本德間康快先生簽署的，當時筆者也是隨隊成員之一。

另一法文版《射鵰英雄傳》也是全譯本，是筆者居中介紹的。後者還獲得法國的出版獎。

就筆者所知，目前金庸的外文版有英、日、韓、法等文字，其他還有一些盜譯的，包括柬埔寨、泰國、印尼文、緬甸文、越南文等版本。

金庸作品地區中文版，除港、台地區外，還有新加坡中文版等。

（「金庸館去來」，中）

■金庸書寫的五字眞言，不光針對《明報》副刊，後來亦成為《明報》編輯人員的守則。 作者提供

天言知玄 楊天命

最怕遇到傷官星

閣下一定聽說過所謂的「剋夫命」，究竟「剋夫」之人，是否如大家想像的那樣，一結婚就會令丈夫遭遇接連飛來的橫禍，錢財散盡，甚至枉死呢？且聽天命一一道來。

如果以古代的概念來看，剋夫確實是代表會令丈夫惹來禍事，甚至早死。這一點難免受到古代男女不平等的影響，當時的家庭更喜歡只「服從」的女人。於是，兩人依照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成親之前，都要先看看雙方的生辰八字，尋找一位服從體貼、旺夫的女性，而避免剋夫者。

現代社會男女逐漸平等，玄學命理也隨着時代而不斷改善。我們現在所說的剋夫命，並不會令丈夫過早死去，而其實主要指女人覺得另一半能力太差，配不上自己，甚至覺得他連種種瑣事都處理不當。於是二人爭吵不斷，也令另一半倍感壓力。

那麼怎樣的命格算是「剋夫」呢？答案就是在生辰八字中，月令的地支有傷官星。由於「官星」除了代表丈夫，也指「權力」，即暗示與「老闆」有關。所以，命中有此星的人，不但剋夫，而且會剋自己的老闆、上級。

而這一類人的性格，往往相對我執，難以聽進他人的意見，也會嫌棄自己的下屬十分不濟。閣下請別誤會，天命絕非寫這篇文章來教育女性必須學會服從，只是在玄學的角度來看，實話實說罷了。

而命中「剋夫」的人，又該怎樣面對甚或改寫自己的命運呢？首先，應該放下自己過度追求完美的習慣，明白凡事不可能十全十美，總會有一點不盡人意的地方。若無法容忍，依靠罵人來宣洩壓力，既傷害他人，也對自己無益。

其次，也應該多聽聽長輩的意見，尋求宗教慰藉。女性當然不是男性的附屬品，但偶爾聽聽他人的意見，似乎也有益無害，對嗎？

生活語絲 吳康民

長壽明星

前不久著名影星夏夢逝世，終年八十三歲，算是高壽。日前更老牌的女明星李麗華也在新加坡去世，終年九十三歲。比起早年去世的阮玲玉、周璇、林黛等影星，她們算是長壽得多了。

紅顏薄命，這句話應在中國的電影明星上，是頗為靈驗的。不過夏夢和李麗華，都是高壽，雖然她們的配偶都較早逝，但她們總算福壽全歸。福，就是都有一個好丈夫，婚姻生活並不算曲折；壽，年過八十，算是高壽。夏夢的丈夫林葆誠，雖是商人，但並不是商場浪子。李麗華的丈夫嚴俊，同是影星，又是導演，夫導妻演，算是天生一對。嚴俊早逝，傳說李麗華再嫁富商。情況如何，手頭沒有具體材料。但今天她得以高壽西歸，在影星中已是少見。

一般影視明星，中外皆是緋聞多多。有的為愛情而鬧出人命，有的因婚姻不如意而自伐。如伊莉莎伯泰萊，能由玉女進為玉婆，已是少見。女明星老了，像伊莉莎伯泰萊，從玉女變成玉婆，還要現世，實在難看。她晚年還要亮相，也許不甘寂寞，還要鬧出緋聞。但歲月不饒人，玉婆的緋聞能吸引誰？

在報上看李麗華年輕的靚相，和兩年前獲金馬終身獎時的相片對比，判若兩人。年登九十的李麗華，完全失去年輕時美麗的光彩。記得香港過去的粵語明星白燕，晚年便不再亮相，以免破壞觀眾對她年輕時美好的印象，實在是聰明之舉。

李麗華十六歲初登影壇，演出處女作《三笑》，一舉成名。二十三歲結婚，嫁給富商，不一年便離婚。後來港從影，得導演李翰祥賞識，並與嚴俊俊男美女，合演多齣電影，以《三笑》、《小鳳仙》、《海棠紅》、《楊貴妃》等片最為著名。

年前影星陳雲裳去世，享壽近百齡，是罕有的高齡中國影星。今李麗華享壽九十三，也可說福壽全歸，她們都打破「紅顏薄命」的魔咒，自有其養生之道。只要生活健康、家庭美滿，大明星也可以長命百歲的。

■李麗華榮獲第52屆金馬獎終身成就獎時，由成龍頒發獎座。

翠袖乾坤 查小欣

《風雲5D音樂劇》創意十足

《風雲5D音樂劇》是以馬榮成的經典漫畫《風雲》改編而成，《風雲》在1998年和2008年改編成電影，《風雲5D音樂劇》同樣以《風雲》為骨幹，出品人是搞大騷的陳淑芬，演員陣容鼎盛，粒粒皆星。

由鄭嘉穎飾步驚雲，謝天華飾聶風，呂良偉飾雄霸，黎耀祥飾泥菩薩，鄭丹瑞飾文丑丑，譚耀文飾無名，顏值高，火花同樣高。幕後都是星級大師，打造出一套氣勢磅礴，極盡視聽之娛的音樂劇。

看《風雲5D音樂劇》是這樣看的：主題的「5D」，是包括3D主要投射以往《風雲》場景，還有水花和起風，坐在前四排觀眾獲派雨衣，因鄭嘉穎、謝天華在水池打鬥刀劍對決一幕，水花四濺，更有好多水花爆破，相當有創意，精彩！增強觀眾投入感，幸而我坐第五行，僅僅避過濕身。

看看各主要角色的表現。「步驚雲」鄭嘉穎搶眼球，劇中又跳又唱及加插大量武打動作，他為此劇勁減逾20磅，狀態大勇，他雙膝雖有舊患，但在台上他毫不留力，敬業樂業。完騷到後台給他一個讚。謝天華在劇中主唱多首歌曲，唱做俱佳，一幕單手拉着威吔吊上半空，贏得全場掌聲。「雄霸」呂良偉穿上黃金鐵甲戰衣，幾聲仰天長嘯，霸氣爆燈。他開金口獻唱，中氣十足，演雄霸捨他其誰？

久違的「無名」譚耀文，壓場，唱得甚好，又有台型，在後台鼓勵他多唱。在1998年《風雲：雄霸天下》飾「泥菩薩」的黎耀祥在音樂劇中再演泥菩薩，交足功課，只嫌他唱得太少，在後台他對我笑言：足夠的了。至於，「文丑丑」鄭丹瑞也在《風雲：雄霸天下》飾同樣角色，亦是與漫畫中造型像真度最高的，據他說，馬榮成當初創造該角色是以他為藍本。

兩位女角，飾孔慈的閻奕格和演楚楚的胡琳，人氣雖不及各男神，但唱功極搶鏡。

■閻奕格和胡琳在音樂劇中唱功了得。

路地觀察 湯禎兆

類固醇疑惑

上星期新聞報道香港兒童呼吸及過敏學會調查發現，香港對使用類固醇治療哮喘的接受程度僅得60%，亦比其他地區有為低，對哮喘治療的滿意度亦最低。

這個學會比較內地及澳門，然後把矛頭直指香港家長因為不肯用類固醇，所以才會對治療不滿，也明目張膽地反對這些家長用針灸、成藥等替代療法，又說類固醇比偏方可靠。

滿口只為自己賣藥利益的人，實在是本末倒置。以上地方中，香港的教育程度及資訊流通程度，該是最好的，這不是家長拒絕類固醇的主因嗎？就像在美國的調查，拒絕疫苗者多屬大學畢業以上的家長，不正是代表這類家長有更多資源去理解真相嗎？為何反被這些專業人士視為「無腦之人」？

這些專家更說到類固醇用藥非常安全，有些劑量甚至低得可說是無副作用。類固醇其實根本就是作用和副作用一樣的產物，即遏抑發炎，以至遏抑免疫系統，某程度上就是說藥理是依靠其副作用來治病。「研究指，兩歲以下的嬰兒若出現濕疹，日後患哮喘的機會比正常人高出兩至三倍，建議母親在懷孕期間毋須戒口，待嬰兒出生後頭半年以全母乳餵哺，家長亦開始嘗試讓嬰兒進食敏感食物，例如花生或雞蛋，有機會減少嬰兒日後敏感的機會。」

哮喘成因有很多，以上所說就是遏抑了濕疹走入肺（由表變了裡症），其他原因包括肺器官較弱、吃得太多西藥遏抑過往咳嗽，甚至情緒問題。類固醇不理因由，方便但過強，把支氣管打得毫無反抗之力，怎能算治療？還叫人不需要戒口，生冷全吃，又說應早吃花生，家長都心知肚明，西醫的「指引」年年改變。

近年三伏天、針灸、順勢療法等，對哮喘兒童情況都有明顯改善，其他家長才會效法。香港的選擇亦較多，才會有這個研究發現，實不能任由「專家」指手劃腳。

中醫醫館裡聽得較多是用了抗生素及特敏福，康復後便有哮喘，又要聞氣，醫師多用「清」法，要吃幾個星期。自然療法裡，也有做整骨（姿勢影響氣管）、針灸（清毒及強肺）、打坐（處理情緒）等醫好哮喘。美國有些人會買膠性銀噴劑（天然抗生素）及喜馬拉雅鹽呼吸器，紓緩哮喘問題。

總括一句，在資訊流通的社會及年代，憑專業身份不再能蒙蔽人心。

百家廊 王兆貴

奴性、血性及俠氣

京劇《法門寺》中有這樣一個場景：明武宗時期的宦官劉瑾，讓侍從賈桂坐下來陪他說說話，賈桂說，「奴才站慣了，不想坐。」這番回答，後來成為奴性的經典台詞常被人們引用。其實，類似的場景，我們並不陌生，在一些虛構的和真實的畫面中還有許多，例如，面對強者，滿臉堆笑，點頭哈腰；遭到訓斥，自抽耳光，口口聲聲小人該死；左臉被主人打紅了，再獻上右臉；能為大人物鞍前馬後當差，引以為榮，到處炫耀；如此而已，等等等等。

如果說賈桂的謙抑出於習慣，那麼婁師德的「唾面自乾」，則完全是自我貶損了。武周時期，宰相婁師德的弟弟授為代州刺史後，來向兄長辭行，婁師德教導他遇事要忍耐。他回答說，有人把口水吐到我臉上，我把它擦掉就是了。婁師德說，這還不行。你自己擦了，有遷怒於人之嫌，你應該笑而受之，等它自己乾。忍讓到這個份上，只能用三個字來形容：賤骨頭。喪失了尊嚴的寬容，還有什麼人格可談，假使這也算人格，只能是被道德綁架了的奴性人格。

同奴性相反的健康人格，通常被表述為血性，是人性中勇敢、正直、率真的一面，表現為對強者不卑不亢，對弱者不欺不凌，敢怒敢言，敢作敢當。應該說，這樣的表述還只是理想化的模式，真實的人生很難完全與之脗合，但只要有類似的義行壯舉發生，人們就會不由自主地為之喝彩。

由此可見，血性作為一種內在的氣質和獨立的人格，並上升為剛強的意志，備受推崇與讚賞。所以如此，是因為在現實生活中，特別是太平盛世，全社會的氛圍使然，人們習慣了波瀾不驚、安逸閒適的生活節奏，加之教育引導乏力，陽剛之氣、尚武精神就容易淡化，鐵骨錚錚的血性男兒比較稀罕。發現有人跳樓，卻不趕緊採取措施制止，而是捧着手機跟拍跳樓全過程，甚至連墜地時的血跡也不放過，然後趕緊發到網上引人圍觀。獵奇心理如此畸形，可怕而又可憎。早在八十多年之前，魯迅就曾無情鞭撻過看客心態，不曾想如今更有甚者。如此冷漠的看客，連起碼的人性都沒有，更遑論血性了。

血性關乎一個民族的榮枯及其在世界民族之林的興衰。一個血性衰減的民族，雄心不再，鋒芒鈍化，從骨子裡變得酥軟起來，注定是沒有出息的。當虛幻縹緲的霓裳羽衣曲蓋過了威武雄壯的秦王破陣樂，「漁陽鼙鼓動地來」的劫難就降臨了；當驍勇善戰的八旗子弟淪為游手好閒的紈褲少爺，乾隆讚賞的「健銳此居營」就成了舊話，大清帝國也日趨衰落；當後蜀君主孟昶在城頭掛出降旗，就休怪慧妃吐槽「十四萬人齊解甲，寧無一個是男兒」了。

可以想見，十里洋場的香風熏倒了入城勇士，哪裡還會有霓虹燈下的哨兵？娛樂至上的浮華瀰漫着舞台銀屏，怎麼可能鼓舞年輕人奮發有為？國家的強盛，民族的振興，需要熱血男兒，需要重振雄風，否則，一旦外敵入侵，誰來保衛祖國誰來保衛家？

看到過不少的文章，都在為中國男人缺乏血性而擔憂。在年輕的追星族眼中，假如飄過的多半是「偽娘」、「瓷男」、「小鮮肉」身影，並以此為範式而效仿，出門怕曬黑，開口娘娘腔，勢必會導致陰柔之氣趨濃，陽剛之氣趨淡，不可避免地影響到自身健康成長，尤其在那些蓄意貶損英雄的文章推波助瀾下，慷慨捐軀的壯舉被抹黑，精忠報國的志士被調侃，榜樣的力量、好漢的影響被消弭了，年輕人的心目中只剩下流行元素和偶像，陰盛陽衰的傾向就會有所加劇。青少年心中的男神，可以不是夸父，可以不是共工，可以不是岳飛，可以不是雷鋒，但若被顏值排行榜所吸控，屬意「娘炮男」、「奶油男」、「蛇精男」之類的網紅，不能不說是教育的失敗、家國的不幸、民族的悲哀。

事實上，社會現狀不至於像有人誇張得那麼嚴重，那麼可怕，我們大可不必杞人憂天。儘管部分年輕人的審美取向偏於陰柔，但從更大範圍看，這個世界並不缺少陽剛之氣的男人，缺的只是在價值考量上的輿論引導以及由此產生的輿論氛圍。男孩子氣質的形成，遺傳是首因，後天的培養教育更重要。當我們的學校和家庭從富養與窮養的糾結中解脫出來，從嬌生慣養的溺愛中警省過來，多給孩子們一些能自立、抗摔打的歷練；當我們的主流媒體不再跟風炒作星聞顏值，而是投向默默耕耘的科教文衛工作者，投向共創繁榮、共建和諧的各界勞動者，投向無私奉獻的共和國軍人，即投向社會的中堅和脊樑時，年輕人的身心也會隨之振作起來，富於血性的陽剛之美就會成為時尚。

曾看過一段視頻，似乎發生在某西方國家，背景是候機大廳。當一隊身背行囊的男女軍人向大廳走過時，候機的乘客們紛紛站起來，自發地為他們鼓掌送行。也曾在報上看到一篇題為《身邊的士兵》的文章，說的是列車上的乘客在作者感染下，掏錢給餐車工作人員，為同一車廂裡的16位士兵買盒飯的故事。儘管士兵們以部隊有規定、有安排而一一謝絕了，但乘客們這種「簞食壺漿以迎王師」的熱情，仍然令人感動。作者不無感慨地說，一個國家的人民群眾，如果都尊重和愛戴自己國家的軍人，這個國家就一定能立於不敗之地。

血性是個原始而又樸拙的詞彙，本身就極具張力和亢奮色彩。因此，在理解與使用上應當有所界定，不可偏頗，否則就會混淆粗獷與粗野、豪壯與莽撞、野蠻與文明、獸性與人性的界限。人們所肯定和讚賞的血性，應當屬於性格評價和審美取向的範疇，是正向的、褒義的。一個有血性的人，平素不見得就血脈賁張，易於衝動，也可以是文靜的儒雅的。令人敬佩的血性往往表現於危難之際、關鍵時刻，自告奮勇，挺身而出，抑惡揚善，伸張正義。人之所以稱之為人，在於社會屬性，若把野性視為血性，有血性而無人性，那與黑社會的虎狼之輩有什麼區別？

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，行俠仗義，捨己助人，是中華民族長期以來形成的優良傳統，值得讚許和弘揚，但在不同的時代應賦予不同的內容和形式，並限制在法律許可的範圍之內。如今已不是李白讚賞的「俠客行」年代，「三杯吐然諾，五嶽倒為輕」可以，「十步殺一人，千里不留行」成嗎？超越法律的哥們義氣，蠻橫粗野的江湖習氣，是同社會規範格格不入的。

有些年輕人，開口尼瑪，閉口臥槽，一言不合就拳腳相向，稍有不爽就當街撒野，能叫血性嗎？社會倫理學認為，那些異於常態的狂悖之舉，也同血性不與焉。比如魏晉南北朝等戰亂時期，有些狂狷之士為反叛封建禮教，張揚卓爾不群個性，酗酒嗑藥，放誕不羈，以至刻意作秀，佯裝癡狂，這樣的血性只可歎賞，不可倣仿。

鵬情萬里 趙鵬飛

吃春（三）

用白蒿蒸麥飯，用艾葉搓菜麵，用苜蓿蒸菜疙瘩，用菠菜蒸疙瘩，挖薺菜包餃子，涼拌春柳芽，香椿炒雞蛋，捋榆錢蒸麥飯。回一次北方過春天，總要把春天吃個遍。做可口的吃食，是家能給在外漂泊的人，最直接最溫暖的擁抱。腸滿胃足，沖一壺明前茶，在外遭遇的平坦和坎坷，無須邏輯不求辭藻，全都倒了出來。

在交流和傾訴這件事上，我不喜歡春節。春節需要歡聚，需要歡喜，傷心的事情不能說，不吉利的事情不能說，灰心掉淚的事情不能說，落寞惆悵的事情更不能說。天天肥雞大魚，天天七碗八碟，天天迎來送往，膩口膩舌，再想說的話，都用酒壓着，都用肉堵着，都用歡快裝扮着。

陽春三月回一趟北方的家，才像是真的回到了家。吃着舊日裡打發饑荒時的吃食，對着血脈相連的父母兄弟，閒話家常，直面慘淡，不需要技巧。說明明看了一部喜劇，一個人在電影院裡默默掉眼淚。說上一回病倒了，蒙着被子昏睡中，被上司不問青紅皂白的一通電話大罵了一頓。說在街頭遇到一個唱歌的，站着聽了一會兒，想起你們在家可能也在想我，呆呆的竟忘記，要給人家扔五塊錢。

有一天，早起吃了蒸菠菜疙瘩餐，看看天氣不錯，難得一家子都在，一時起意，決定開車出去看看春天。沿着環山路，桃花紅梨花白，楊柳惜風楊樹新綠。不覺到了仙遊寺，舉國僅存的隋朝磚砌法王塔，端莊肅穆，威嚴猶存。白居易在此地寫就的《長恨歌》，我也還能背誦全文。寺廟正在重建，粗過一摟的松木堆了不少，仿古的磚頭，也隨處都是。我拿着空水杯，走去廟裡替母親討熱水。戴着眼鏡身着杏黃僧服的和尚，年輕隨和，讓我略略在殿前等上一等。爐上的水，就要開了。

拎着空杯，立在臨時搭建的大雄寶殿前，佛祖低眉垂目，我心無旁騖。在佛前靜默了好一陣子，捧着灌滿了熱水的杯，走出山門，看母親蹲在一叢楊柳樹下。樹下薺菜、白蒿、蒲公英，一窩一窩，青翠肥美讓人眼饞。嫂子眼明手快，去車裡取了一個網袋，娘們倆一心一意挖起了野菜。看來明天早上的餐桌，必定會有一碗白蒿蒸麥飯，一碟涼拌蒲公英，一碟清炒薺菜。這兩日貪杯，大腥大膻的牛羊肉，吃了不少。這些藥食同源的野菜，正好清火明目。

仙遊寺的老廟早已焚燬於戰火，千餘年歷史的法王塔僥倖得以遺存。只是十九年前，為了修水庫，曾將塔磚一一編號，拆解遷移至此，重新恢復原狀。新的寺廟不知何故，拖延至今尚未建成。本想藉此舊地，憑弔1,000多年前曾於此擔任縣尉的白居易。但遠山綿延，近前荒蕪，實在難以遙想昔日殿閣巍峨香火不滅的繁盛景象。

漢唐盛世，宮闕萬間，到如今也都湮沒成一堆黃土。秦始皇踏平天下，兵馬俑裡人頭攢動，到如今他又能駕馭幾何？武則天權傾天下，殺伐決斷全憑一念之間，到如今只剩乾陵封土不曾開啟。唯有這看似卑微的白蒿、艾葉、薺菜、楊柳，才真是一歲一枯榮，野火燒不盡，春風吹又生。

■北方春天開放在路邊的花。 作者提供